

我不愛凱撒

王健壯／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我不愛凱撒 / 王健壯著 -- 初版--臺北市：新新聞文化，
2001〔民90〕

面：公分 --（新・人文 37）

ISBN:957-2026-18-6（平裝）

1. 政治—中國

573.07

90018831

新・人文 37

我不愛凱撒

作者／王健壯

選輯／楊照

發行人／王健壯

出版者／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 4504 號

地址／106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200 號 6 樓

電話／02-23279977

傳真／02-23211304

新新聞書店 <http://book.new7.com.tw>

e-mail：books@new7.com.tw

郵撥帳號／13201218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編輯／郭宏治

責任編輯／李季紋

封面・版型設計／李男工作室

內頁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中原造像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黎銘圖書公司

補書專線／02-23279966

出版日期／2001年11月 初版一刷

定價 220 元

Printed in Taiwan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我不愛凱撒

王健壯

自序

字裡行間的嘆息聲

王健壯

父親過世已經五年多，這幾年凡是跟他相關的一切事物，我都有意無意的儘量不去碰觸，害怕自己觸景生情。但有一天，在吃「鼎泰豐」買回來的素餃時，沒想到才咬了一口，眼淚突然就奪眶而出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父親過世前幾年，因為高血壓必須忌口，很多東西不能吃，但即使再美味的東西，他也是淺嚐即止，沒什麼胃口。唯獨「鼎泰豐」的素餃，他特別愛吃；我偶爾買回家蒸給他吃，他每次都吃得一粒不剩。但問他「好吃嗎？」他的回答總是「還好」，不多不少兩個字。

父親的個性木訥，不善言詞，他對愛吃的素餃，雖然祇有「還好」兩個字的評語，但我知道他內心想的其實並不祇如此；就像他偶爾讀完我寫的文章，我問他「寫得怎樣？」他的回答也總是「還好」，不多不少兩個字。

但隨著父親的健康每下愈況，他不但很少看報紙和電視，連我寫的文章也幾乎

不看了。我以為他是因為體力差、精神不好，但有次問他怎麼不看，他說「你寫一篇就得罪一個人，還是不看」。他替我擔心、緊張，所以乾脆眼不見為淨。

父親的擔心當然有他的道理。我剛當記者那幾年，在報紙上寫的文章，幾乎都是曲筆成文，遣辭用字迂迴婉轉，義理人情意在言外。但後來寫文章，卻愈來愈「白話文」，沒包袱，也沒禁忌，曲筆變成了直筆，一路寫下去連個黃燈都碰不到，並且常常像胡適所說的「動了正誼的火氣」，字裡行間總是會帶著一點點火燄，想不得罪人也難。而且權力愈大、官位愈高的人，我得罪的次數也愈多，得罪的程度也愈兇。這就是父親擔心的所在。

我雖然常勸他別擔心，但我始終沒告訴他：天下沒有不得罪人的記者。這是記者的角色本質，也是這一行的宿命。

記者當了二十多年，現在的我不但早已是一個老記者，而且還是一個「回也不改其志」的老式風格的記者。然而我對新聞理念的一些粗淺認識，其實都來自「崇洋媚外」的結果，完全學自古典的西方新聞自由傳統。

我相信記者與新聞對象是聖喬治與惡龍的關係；我相信記者是永遠的反對派；我相信天底下沒有不濫權、不說謊的政客；我相信每個政客心中都有一個小凱撒。

我雖然不崇拜偶像，但敢挑戰麥卡錫白色恐怖的CBS主播Ed Murrow，把廚房當成編輯部的一人記者I. F. Stone，揭發水門醜聞讓尼克森下台的Bob Woodward與Carl Bernstein，驚爆美軍在越南美萊村大屠殺真相的Seymour Hersh，卻都是我多年來「雖不能至，但心嚮往之」的心儀人物。

尤其是Ed Murrow與I. F. Stone，更是我學習的兩個樣板。

一九五〇年代初期，美國最有權力的人並不是艾森豪總統，而是一位來自威斯康辛州四十歲剛出頭的資淺參議員Joseph McCarthy。

McCarthy所發起的「反共十字軍」，雖然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「麥卡錫主義」(McCarthyism)，但事實上它是美國歷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白色恐怖大整肅。國務院的外交官，大學校園裡的教授，實驗室裡的科學家，好萊塢的演藝人員，不計其數的人都被捲入這場恐怖的政治風暴中。許多人更因為麥卡錫的莫須有指控被弄得家破人亡。

但最不可思議的事是，當時所有的美國媒體竟然都變成了啞巴，袖手旁觀讓McCarthy大放厥詞，讓白色恐怖席捲全美。一直到四年後，CBS的Ed Murrow才終於開出了反麥卡錫的第一槍。

Murrow 是一位有經驗的老記者，他知道如果正面痛擊 McCarthy，後果一定很慘。所以他花了很長的時間，把 McCarthy 所有在公開場合講話的錄影帶，重新剪輯成一捲帶子，並且製作了一個特別節目。Murrow 讓全美民眾從這捲帶子中，看清楚 McCarthy 恐怖可怕的法西斯嘴臉；聽到他恐嚇威脅的語言語氣；看穿他矛盾百出的詭辯言論。Murrow 在影片中未加一句評語，他讓 McCarthy 痛擊他自己。

節目播出後，CBS 的高層嚇得不知所措，深怕惹禍上身。但民眾的熱烈反應，艾森豪的呼應支持，卻讓反麥卡錫熱潮也在一夜之間席捲全美。幾年來連屁都不敢放一聲的其他美國媒體，也紛紛跟在 Murrow 的後面，開始痛批 McCarthy 的暴行；參議院最後也作出難得一見的決議譴責 McCarthy。這位美國歷史上最有力量的參議員不久後就抑鬱以終。Ed Murrow 當然也成了新聞史上的一個傳奇，一個典範。

我從 Murrow 身上學到的東西是：記者必須要是一個自由主義者；記者必須要反「政治正確」；記者必須要不畏權勢；記者不但必須要做永遠的反對派，而且還必須要做孤獨的反對派；記者必須要在關鍵的時刻挺身而出，絕不能袖手旁觀變成共犯；更重要的是，記者必須要懂得「屠龍的方法論」。

L.F. Stone 其實也是反麥卡錫的先鋒，但因為他辦的《史東周刊》銷路有限，沒

有像 Murrow 那樣引起全美的注意。

Stone 做過許多家報紙的記者，也一度主編過自由主義重鎮 *The Nation* 這本雜誌。但他從一九五二年我出生的那一年開始，卻棄大媒體出走，創辦了 *I.F. Stone Weekly*。這本周刊的編輯祇有一個半人，他自己跟半個他太太；銷路最高時也不過六、七萬份而已，但在新聞史上，Stone 的「一人雜誌」，卻是「自由主義媒體」的最佳代表。

Stone 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，「每一個政府都是由一群說謊的人在操控，他們說的話沒有一句可信」。而《史東周刊》事實上就是這句名言的一個最佳註解。

但 Stone 揭發政府與政客謊言的每一篇文章，並不是跑新聞跑出來的。他每天坐在家中大量閱讀政府公開的所有文件檔案，以及政客在媒體上的公開講話，然後再花很長的時間去做比對、查證的工作，最後尋找出每一個謊言之所在。Stone 揭發詹森政府在「東京灣事件」(Tonkin Gulf Incident) 中扯下瞞天大謊，採用的就是這套方法論。

一九六四年八月初，此時美國尚未大規模介入越戰，但詹森政府卻突然向國會以及全美民眾宣稱：美國有兩艘驅逐艦在北越附近的東京灣海域，遭受北越魚雷艇

的攻擊，並且被迫還擊。

白宮因而要求國會賦予總統更大的戰爭權力，去保護美國子弟兵的生命安全。由於白宮言之鑿鑿，國會立即如響斯應，通過了美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項戰爭法案（東京灣決議），授權總統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，去反擊任何對抗美國軍隊的攻擊行動。當時眾議院是以四一六票比〇票全數通過這項決議；參議院是以八十八票比兩票通過。

但又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：當時美國所有媒體都一面倒的支持詹森總統，連一向標榜自由傳統的《紐約時報》與《華盛頓郵報》，也加入了啦啦隊的陣容，支持詹森轟炸北越的行動，但他們卻從頭到尾沒有質疑「東京灣事件」的真相到底如何，白宮發什麼稿，他們就登什麼新聞；總統說什麼，他們就相信什麼。

就因為國會與媒體都放棄應有的角色權力，「東京灣事件」遂成了越戰的一個轉捩點，自此以後美國逐步的大規模介入越戰，並且陷入了戰爭的泥沼而不可自拔。

但在眾弦俱寂的時刻，唯獨 Stone 挺身而出。他告訴美國民眾，東京灣事件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事件，北越魚雷艇從來沒有攻擊過美國軍艦。詹森政府編造這個天大的謊言的目的，祇是要替大規模介入越戰找到一個藉口。

Stone 所以能揭穿政府的謊言，並不是像 Bob Woodward 靠的是「深喉嚨」，他根據蒐集而來的所有資料，分析研判後得到這樣的結論。他靠著這套獨特的方法論發掘出真相，雖然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，但事後證明 Stone 的發現完全正確。直到他在一九八九年八十二歲過世前，Stone 揭發政客謊言的工作無一日間斷。

我從 Stone 身上學到的東西是：永遠不要相信政客；永遠要質疑，愈有權力的人愈要去質疑；永遠要堅持「專業的孤獨」，即使到人生的最後一刻也不要放棄。

多年來，我從 Murrow 與 Stone 這些現在早已不在人世的老記者那裡，學到的就是這些老理念、老價值以及老方法。他們是我這麼多年跑新聞、辦雜誌、寫文章時，永遠擺在我書桌上的無形的鏡子。

我雖然是文藝少年出身，也曾一度主編過報紙副刊，但從當記者第一天開始，我跑的就是政治新聞，二十多年來始終沒離開過這個圈子。平常讀的書以政治居多，打交道的對象多半是政治人物，寫的文章又幾乎全是政治，雖然還沒到唯政治化的地步，但幾十年的生活竟然泛政治化到這種程度，坦白說確實是始料未及。

在政治圈打滾這麼多年後，我這個政治門外漢久而久之難免就變成了 Raymond Aron 所說的「入戲的觀眾」，不但知道在舞台上起起落落的那些政治人物，其實個

個都長了一副凱撒的臉孔，都流著凱撒的血液，而且這些凱撒都帶著面具在演戲。

在政治學裡，「凱撒」指的並不祇是特定的歷史人物，也是權力的同義詞。天底下的政客都是凱撒，他們之間祇有大、小凱撒之分，以及隱性或顯性凱撒之別。而且凱撒就是凱撒，並沒有所謂的好凱撒或壞凱撒。

所以，我這個入戲的觀眾，事實上二十多年來看的一直都是莎士比亞筆下 *Julius Caesar* 這一齣戲碼而已。同樣的戲名，同樣的劇情，祇是演員不一樣，表演方式不一樣而已。但看戲看了那麼多年後，沒想到我的結論竟然是「我不愛凱撒」。

為什麼我不愛凱撒？答案其實就在我寫的每篇文章裡面。

我是記者，記者是吹哨子的人，吹哨子的目的祇是告訴大家，「凱撒來了」，「誰是凱撒」，以及「凱撒有多可怕」，如此而已。

但就像吹哨子的方法，人人不同一樣，寫文章的方法，每個人也不盡相同。

我寫的文章，坦白說卑之無甚高論，常常祇是舉一個外國例子，講一則歷史故事，或者引一段學術理論，東拉西扯，很少直指問題核心。

但我之所以這樣寫文章，理由其實很簡單：

其一，我平常閱讀的東西很雜，看到相關的例子、歷史或理論時，忍不住就想

拿來跟現實對比一下。

其二，我是學歷史出身，看事情時習慣性的會去尋找這件事的歷史座標，瞭解它在時間縱座標上的位置，以及它在空間橫座標上的位置。

其三，目前言論市場最缺乏的並不是意見，有意見沒主張或有想法沒辦法的人，比比皆是，並不缺我一個人的意見，我不願意自己變成胡適所說的「廢話階級」。

胡適當年辦《獨立評論》時，有許多讀者向他反應說「讀《獨立評論》，總覺得不過癮」。但他的答覆卻是「我們不說時髦話，不唱時髦的調子」，「有許多所謂的『高調』都祇是獻媚於無知群眾的『低調』」，他形容所謂的「獨立精神」，就是「成見不能束縛，時髦不能引誘」。他絕沒想到這幾段話，隔了那麼久遠的時空，竟然會對我這個後生記者產生那麼大的影響。

我這一代的人，出生時雖然距離五四已遠，但在成長啟蒙初期，卻很少有人不受五四那一代人的影響，尤其是胡適的文章，影響更是大得難以形容；我到現在讀他的文章，不但仍然常有歷久而彌新的感覺，而且常常自愧一代不如一代。這幾年我每次寫文章心生挫折時，總是會回頭去重溫一下他寫的那些老文章，並且尋求一些啟發。

跟我們現在這一代寫文章的人相比，胡適對民主政治的理念，其實比我們更成熟；他們批判有權勢政治人物的勇氣，也比我們更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他雖然自嘲像他們那樣的知識分子，祇不過是「亂世的飯桶」，但事實上，他們一以貫之的像傅斯年所說的「不畏權勢」的言論立場，起碼對那些有改變歷史力量的當權者，曾經發生過一些規範與警惕的作用。

然而，今昔相比，中外對照，卻不得不令人有些感慨。

胡適當年寫文章，經常一言而動天下；西方民主國家寫文章的人，通常也都被列入「高影響力人士」之一。但在台灣寫文章，卻常常是闌干拍遍無人問，落得「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」的淒慘地步。記者的角色地位，更像坐溜滑梯一樣的一路下滑。

最簡單的一個例證是，台灣現在雖有新聞自由，卻並沒有新聞專業，也沒有新聞尊嚴。

現在的言論市場雖然看起來很熱鬧，但充其量也祇能算是一個超級的聲音競技場而已。大家比賽誰的嗓門大，誰大誰就贏。每個人都是祇問立場，不問是非，誰的立場鮮明，誰就有辦法能像胡適所說的「博義眾的喝采」。

而且，台灣的政治文化常常是，昨天才走了一個舊的政治正確，今天緊接著又來了另一個新的政治正確。任何政治正確的始作俑者固然都是當權的政治人物，但媒體卻常常是共同正犯。

胡適曾經寫過一篇〈自由主義是什麼〉的文章，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：「自由主義裡沒有自由，那就好像《長坂坡》裡沒有趙子龍，《空城計》裡沒有諸葛亮，總有點叫不順口罷」。同樣的，新聞自由裡，如果沒有祇問是非的新聞專業，沒有不選邊的新聞尊嚴，這種新聞自由，也總有點叫不順口罷！

這也是像我這樣的老記者，每次在眾聲喧嘩的時刻，卻常常會有「甚至修伯特也有無言以對的時候」這樣的感嘆的主要原因。稍微敏感一點的人，從《我不愛凱撒》這本書的字裡行間，應該會偶爾聽到這樣的嘆息聲吧！

這本書獻給我的父親。雖然我現在連「還好」這兩個字的評語都再也聽不到了。

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於台北

我不愛凱撒

王健壯